

回家乡探亲，总会为家乡新农村建设的新变化而感慨不已。有人问我家乡近年什么变化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乡路”。除了乡级公路外，纵横交错的白色水泥路已在村庄周围四通八达，一直通到每家每户的自留地。每每驻足眺望那一条条漂亮的现代化乡路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阡陌纵横的乡间小路，引发不小的联想。

曾记得靠近江南岸沙锅港的两条乡间土路，分别从东西和南北穿过村子的中心地段，再向两头延伸。在记忆中，土路留给我的疼痛印象就是雨天。不管是夏天的滂沱大雨，还是冬天淅淅沥沥的毛毛细雨，土路如同糯米粉和上了温开水，泥泞难行，给上学的孩子和上镇赶集的大人增添了极大的麻烦。夏天还好，可以拎起雨鞋赤脚走，尽管影响了一点行进的速度，可冬天呢，只能高一脚低一脚地艰难前行，顾得了脚

母校北师大曾经是个诗才辈出的地方，当年的“夏雨诗社”与复旦诗社是本埠高校并驾齐驱的两家诗社，而且，在男生意气风发、信马由缰的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女诗人，其中尤以中文系为盛。联想起去年曾经流行的那首歌《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的钥匙放在哪里了》，如此说来，张士超之流对北师大女生的仰慕，也是必然的吧。近日，应邀参加了学姐的一场诗歌分享研讨会（当然，我是作为朗读嘉宾忝列其中的），犹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但是，也险些溃不成军。

学姐是个标准的“诗痴”，毕业三十多年来，虽然一直做着高校教授，但对诗歌的那份情怀却始终没有放下，为此，此番借新诗集出版的东风，邀请各路大咖做个“群英会”。那天真是高朋满座、群星荟萃，连会场的加座都坐得满满当当。众人仿佛都是有备而来，教授们、专家们纷纷慷慨陈词，表达自己对作者诗作的理解和看法，其中妙语连珠、辞藻华丽、点评精彩，每每叫人拍案称绝。听得正入神，右座忽而跟我“咬耳朵”：哦哟，好高深，真是惭愧，觉得自己真是俗了。我微微颌首，表示赞同。偏偏左座那位母校教授也要跟我攀谈：你是她的学妹？目前在哪里高就？我汗颜：俗人、俗事，不提也罢。不似学姐，一直在象牙塔里，方能落得纯净之灵魂。如此直言不讳，引得教授噗嗤笑了。

此乃大实话。我一直觉得：对诗歌的坚守，除了爱好、天赋，还须得是要有心境的。如鄙人般整日在职场厮杀、又家务活儿日日拿在手中，如此无法沉静的心境，是断然不可能吟得了诗、作得了赋的。平日闲暇，翻两页闲书、写两行随笔，已算是力所能及的风雅之事了。于是慨叹学姐幸福，先生是同好、环境又相对纯净，所以方能修成正果。

偶尔受邀参加学姐的分享会，颇生感慨。发现了自己与文学的疏远，也在聆听与朗读中，忆及校园时光的美好；更要紧的，是慢慢领悟到好诗对心灵的荡涤。四年前，尚在大病后休养期的我，回母校参加诗社大会，自此，重新与朗读结缘、重新与诗歌结缘。于是，在病榻上、在书桌前，重拾对诗歌的阅读，时而沉吟、时而高亢，可以让思绪飞到很远，也可以如荷塘月下，静静的什么都不想，只是在诗中沉醉。

近几年，朗读之风渐成时尚，大大小小的朗读会、分享会，我是真参加了不少，几乎每次都能聆听到很多人对于诗歌的感悟。如此阳春白雪的东西，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口音，传递出的无疑都是欢畅——在诗的意境中沉醉、在朗读中享受平凡生活给予不了的那份满足。

如此看来，分享会那天的尴尬，其实大可不必：对于诗歌，即使不具备专业的眼光去赏析，但如若能够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理解去阅读、去诠释，从而愉悦身心，那就是最好的。正如学姐诗中所写“我知道我们都无限羡慕蜻蜓 / 因为它能用两羽透明的翅膀频频呼吸”。确实，诗歌，给予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两羽翅膀：在尘世的纷繁中，赋予我们一方净土，让我们的思绪偶尔可以轻舞飞扬！



边看边聊

乡路

叶振环

下，却顾不上上身，走两三里的路程往往比平时多出两三倍的时间，因浑身上下淋湿，因而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替换父母早已准备的衣服……由于种种原因，这几条土路存在了几十年，也被人们诅咒了几十年。

乡间的土路，真的说不清它从哪个时代走来，也说不清它已经存在了多少年。这看来是封闭的土地、封闭的村庄、封闭的心灵同外部世界连接、沟通的仅有通道。然而，土路本身也是封闭世界的产物。当道路两旁田野里金黄色的油菜花和波浪起伏的稻菽催不开乡人紧锁的愁眉时，土路感受到自己对于这片土地的历史使命应该完结了。



乡间的小路

随着历史的变迁，特

别是近几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原有的那些乡间土路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宽阔的水泥路，路边水泥杆顶部的弧线型灯架挑起一盏盏漂亮的路灯；从菜花地里飞来的彩蝶追逐过往行人；一辆辆家用小轿车、面包车徐徐而过；也有满载农产品或工业品的大卡车减速降声而行，以避免破坏这里现代田园诗般的宁静和温馨。

无须描绘一侧别墅式的村民住宅如何美丽、舒适，也无须描绘道路另一侧的乡村小学如何气派、宽敞……今与昔比，这里确实已经换了人间。

土路的消失与陈年百辈子的旧草房、旧瓦房的消失同样具有历史意义。这一新旧交替的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后的三十年间。历史长河中的三十年，真正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奇迹毕竟出现了。政治上翻了身的农民寻求经济上的大翻身，自然还得依靠党的政策。当农村改革的战鼓擂响的时候，村里的带头人从原先的土路上骑车出村、出乡，向外界探求改革和科学致富的法道。“路”终于找到了。

这是神州大地百万千万条变化了的乡路中的一条。悠悠岁月，漫漫长途。当粪担、手推车、老农犁地的吆喝声渐次被现代化的耕作方式替代的时候，当单一的农田经济渐次被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新经济模式替代的时候，当村村有文化室、队队有体育锻炼场所的时候，乡村的田野屋宇间便真正注满生态的活力。

乡路的变化是划时代的，乡村经济的变化是划时代的，乡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划时代的。而一切的变化都起始于脚下：殷殷的探求——默默的劳作——持之以恒地从这一段迈向另一段，从一个台阶跨向另一个台阶。这便是成功之路。

那个丁亥年（1647年）九月十九日，南京西市，秋风萧瑟，斧钺肃杀。十七岁的夏完淳与岳父钱梅相遇，钱问：“子年少，何为亦死？”夏意气从容地说：“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丈人何相待之薄耶！”翁婿二人会然于心，执手同赴刑场。这一天临刑的抗清义士有四十三人之多。

在刑场上，夏完淳书写并吟咏了“绝命词”，其词曰：“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然后，他昂首朝刽子手走去。当时，夏幼年时的同学杜登春就在观者中间，他目睹了烈士就义的那一刻：夏与另一位义士“携手出就戮，两公皆不跪，持刀者从喉间断之而绝。”……杜登春后来收殮夏完淳的遗骸，回归故乡松江，偕同诸乡贤，将亡友跟先已殉节的夏父（允彝）葬在一起，这就是留存至今的小昆山夏氏父子墓。

这个丁酉年（2017年）农历九月十九日，是夏完淳殉难三百七十年的日子，我与松江老友沈敖大兄相约，去墓地访谒少年英烈的毅魂。从我居处的浦东，乘公交班车再转两部地铁，约两个小时到松江，然后跟敖大兄搭出租车，七兜八转到小昆山荡湾村，寻至夏氏父子墓之处，又近一个小时，然而没

是成功之路。

对于少小离别家乡数十年的我来说，难忘以往的那条泥泞土路，尽管它无意中似乎难为了我许许多多，但它锻炼了我的意志，正是这条乡路成了奠定我人生道路的基石。如今的乡路还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在那里，你可以摆脱大都市里的喧嚣和拥挤，置身于宁静、悠闲、浪漫的环境；在那里，你会被路旁农田里的庄稼和成片的树林深深吸引，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在那里，你可体味到淳朴的民俗民风，让心灵得到涤荡。

真的，我爱家乡的乡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想到面对的却是：“铁将军”把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敖大兄曾来探赜夏墓，那时墓的周遭是乡野荒地，别无一遮拦，虽然萧索，却随时都能近瞻。如今筑起了围墙，或因平时甚少访者，便“锁门谢客”了。门前徘徊，心有不甘，便到附近有豪华门楼的公墓询问，答以不归他们管，却指点有钥匙的人在何处。于是柳暗花明。

门遂开启。进入便见一座亭子，亭内竖一石碑，正面镌有夏氏

访谒夏完淳英灵

伊人

父子绘像，背面刻录生平事迹碑文。此亭和碑是原先没有的。两旁数棵粗壮的香樟树，亦当是新移植于此。趋至墓前，莹上密植修竹，不像早先那么荒疏了。墓碑仍是旧的，上镌陈毅将军手书的行楷大字：“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历经半个多世纪日晒风侵，墓碑字迹略显依稀。我们轻抚墓碑，低首默怀——今日，九月十九，我们遂了“近毅魂而礼敬”的心愿。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我和敖大兄有点好奇，问何以亦来此，回答使我们惊讶——“今天是九月十九呀。”以为他是搞文科的，却又不是，告以其工作单位，更出乎我们意料。我们

顿时刮目相看，为尚有记得英烈夏完淳的青年而感欣慰。

“夏完淳”这个名字，真的值得更多人恒久铭记。三百多年来，钦仰、礼赞他的人不知凡几，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汪辟疆赞曰：“他的人格，竟做了临难不屈、百折不挠、骂贼而死的民族英雄”。柳亚子赋诗表达心仪：“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而郭沫若更称：“中国历史上有夏完淳这个人物的存在，可以说是奇迹。”……确实，如夏完淳这般集异禀早慧、才藻横溢、襟抱雄迈、志节坚贞于一身的，纵观浩瀚史籍，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夏完淳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烈士的人格，还有他光耀的诗文，他的深寓忧愤的《大哀赋》，他的慷慨悲歌的诗集《南冠草》，他的字字泣血的《狱中上母书》，他的记述南明史事的《续幸存录》……“他本身就是一首灿烂壮丽的伟大史诗”，这之于夏完淳绝非过誉之词。

因此我觉得，夏氏墓地得以扩展和增设，从而使之更具气象，以符于英烈的殊绩声名，这诚然是很好的事。当然，好事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能让人随时可以进入凭吊，而不是常以一把锁使人遗憾地止步于门外。

地歇上一歇，案几上总留着你需要茶水和干果，那就是主人给你准备的。

怒江的表情是平静的。他们曾经彪悍好斗，如今却温顺平和。面对穷困，他们坦然；面对压力，他们安然；即使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的态度依旧泰然。他们的心里有着磐石一般的坚定。

怒江的表情是喜悦的。像新娘看见自己喜爱的意中人一般娇羞而又欣喜，像孩童游戏后依靠在父亲怀里那样安定和欢乐，脸上洋溢着被宠爱的神情，眼睛透露着对未来无比的坚定。喜乐，是欢喜和快乐；是交出己后的彻底轻松。

怒江的表情何其丰富，而合成这丰富的又是何其单纯。我陶醉于其丰富，沉浸于其丰富。交付自己，心就安宁。

怒江的表情是热烈的。他们喜爱歌唱并且全身心地投入，不仅仅是音符，也不仅仅是旋律，更不是和声的技巧。原始而粗糙、高亢而激越，生命的电流在那一刻启动开

怒江的表情是平静的。他们曾经彪悍好斗，如今却温顺平和。面对穷困，他们坦然；面对压力，他们安然；即使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的态度依旧泰然。他们的心里有着磐石一般的坚定。

怒江的表情

邵敏

定，他们的精神有一种脱俗的超越，他们的灵魂有婴儿交付乳母一般的安宁。

怒江的表情是平静的。他们曾经彪悍好斗，如今却温顺平和。面对穷困，他们坦然；面对压力，他们安然；即使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的态度依旧泰然。他们的心里有着磐石一般的坚定。

怒江的表情是喜悦的。像新娘看见自己喜爱的意中人一般娇羞而又欣喜，像孩童游戏后依靠在父亲怀里那样安定和欢乐，脸上洋溢着被宠爱的神情，眼睛透露着对未来无比的坚定。喜乐，是欢喜和快乐；是交出己后的彻底轻松。

怒江的表情何其丰富，而合成这丰富的又是何其单纯。我陶醉于其丰富，沉浸于其丰富。交付自己，心就安宁。

怒江的表情是平静的。他们曾经彪悍好斗，如今却温顺平和。面对穷困，他们坦然；面对压力，他们安然；即使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的态度依旧泰然。他们的心里有着磐石一般的坚定。

怒江的表情是喜悦的。像新娘看见自己喜爱的意中人一般娇羞而又欣喜，像孩童游戏后依靠在父亲怀里那样安定和欢乐，脸上洋溢着被宠爱的神情，眼睛透露着对未来无比的坚定。喜乐，是欢喜和快乐；是交出己后的彻底轻松。

怒江的表情何其丰富，而合成这丰富的又是何其单纯。我陶醉于其丰富，沉浸于其丰富。交付自己，心就安宁。

怒江的表情是平静的。他们曾经彪悍好斗，如今却温顺平和。面对穷困，他们坦然；面对压力，他们安然；即使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的态度依旧泰然。他们的心里有着磐石一般的坚定。

怒江的表情是喜悦的。像新娘看见自己喜爱的意中人一般娇羞而又欣喜，像孩童游戏后依靠在父亲怀里那样安定和欢乐，脸上洋溢着被宠爱的神情，眼睛透露着对未来无比的坚定。喜乐，是欢喜和快乐；是交出己后的彻底轻松。

怒江的表情何其丰富，而合成这丰富的又是何其单纯。我陶醉于其丰富，沉浸于其丰富。交付自己，心就安宁。

怒江的表情是平静的。他们曾经彪悍好斗，如今却温顺平和。面对穷困，他们坦然；面对压力，他们安然；即使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的态度依旧泰然。他们的心里有着磐石一般的坚定。

怒江的表情是喜悦的。像新娘看见自己喜爱的意中人一般娇羞而又欣喜，像孩童游戏后依靠在父亲怀里那样安定和欢乐，脸上洋溢着被宠爱的神情，眼睛透露着对未来无比的坚定。喜乐，是欢喜和快乐；是交出己后的彻底轻松。

怒江的表情何其丰富，而合成这丰富的又是何其单纯。我陶醉于其丰富，沉浸于其丰富。交付自己，心就安宁。

怒江的表情是平静的。他们曾经彪悍好斗，如今却温顺平和。面对穷困，他们坦然；面对压力，他们安然；即使面对苦难，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的态度依旧泰然。他们的心里有着磐石一般的坚定。

怒江的表情是喜悦的。像新娘看见自己喜爱的意中人一般娇羞而又欣喜，像孩童游戏后依靠在父亲怀里那样安定和欢乐，脸上洋溢着被宠爱的神情，眼睛透露着对未来无比的坚定。喜乐，是欢喜和快乐；是交出己后的彻底轻松。



怒江的表情



怒江的表情

驾房车行摄崇明

王伟建

片就不怕苦！何况今非昔比，这次有房车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就好似有一支贴心的后勤团队在为您服务：冷了，可以上车缓一缓，喝口热茶；饿了，可以上车用些小点心；如果实在困得不行，上车暖暖地打个盹毫无问题！

房车的最大功能，肯定是可行可住，宾馆房间有的生活设施它一样不少。但在行摄中，房车又何止这些功能！威风凛凛的房车车队无论停在哪里，本身就是潜能无限的摄影背景和道具。

摄友们八仙过海，将这个“好搭档”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拍摄全景没有制高点？有人登上了房车的“阁楼”打开天窗；晚上兴奋得睡不着？在车内电磁炉上炒个小菜热壶酒，夜宵有了；呼朋唤友聊天觉得空间小？拉开房车侧棚，打开折叠桌椅，茶座、咖啡随你设定。

两天的生态岛拍摄，给每位摄友的电脑中增添了不少佳片。而房车行摄的便利性和独特体验，也会在大家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七夕会

当摄影爱好者热衷的“行摄”配上房车，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金色深秋的11月，我有幸随房车行摄“魔都绿肺”崇明岛。两天中转战西沙、东滩，亲身体验了一把房车行摄的无穷乐趣。

西沙公园的夕阳、东滩湿地的日出，对摄友们都很具吸引力。为了拍到这些或壮丽或绚烂的美景，大家冒着凛冽寒风在西沙观景平台苦等，第二天更是大清早4点不到就起床，拎着早餐就

上车直奔东滩，在不见人走、难觅车影的土路上静候日出。

清晨的东滩，万籁俱寂，唯有此起彼伏的喳喳鸟鸣。初升的太阳异常夺目，那光线照在草甸积水之上，形成了一汪汪璀璨的波光粼粼的金色池塘。池塘上星星点点的各种鸟类在游弋、嬉戏、觅食。时不时有大群的鸟从草甸飞起，射向广阔的天际。

早出晚归苦不苦？摄影人只要能出佳



摄影